

插图珍藏版

陆文夫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间路◎道山亭畔花田里◎苏州人到广州来◎煎炒中的烟火◎乡曲儒生◎得意时趣◎壶中日月◎绿色的梦◎花开花落◎酒席与名利◎脚步声◎秋韵在雨◎身上冷、腹中饥◎夜不闭户◎上山的和下山的人◎吸烟与对岸◎故乡情◎漂泊的归乡人◎茶缘◎俗世亦陶然◎深巷又闻卖米声◎生命的憧憬◎写文章的人◎难忘的珠江水湾◎人走与茶凉◎短脚、长腿◎有趣◎酒仙汪曾祺◎菜方二◎王愿坚的愿望◎老哥，你陪陪她走啊！◎又送高晓声◎梦中的天地◎上黄山◎我在《卖白菜》之后◎姑苏菜艺◎吃喝之外◎屋后的酒店◎深巷里的琵琶声◎门前的茶馆◎吃空气◎江南厨王◎煮菜与鸡◎人之于味◎你吃过平吗？◎吃喝之道◎做女性化的苏州人

I267
576
:1
2007

陆文夫散文

插图珍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陆文夫散文:插图珍藏版/陆文夫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系列)

ISBN 978-7-02-005961-4

I. 陆… II. 陆…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8834 号

责任编辑:张 晴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周小滨

陆文夫散文

Lu Wen Fu San Wen

陆文夫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9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18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59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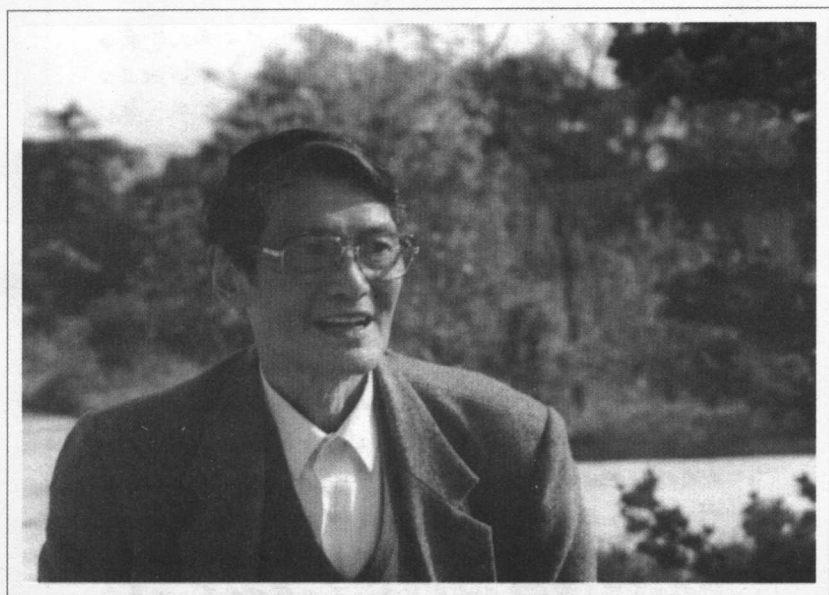
定价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简介

陆文夫（1928—2005），江苏省泰兴县人。1948年在苏州中学毕业后，投身革命，做过记者、专业作家，历任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著作有中篇小说《美食家》、《井》，短篇小说《小贩世家》、《围墙》等。



作者像

姑苏茶艺

陆文夫

我不愿意说苏州菜怎么好，因为苏州市为大城市接待凡是在中外宾客、来客客商、会议代表，凡万难明已会时讨论苏州菜的是非，其中不乏吃遍中外的美食家，应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会时我也发现，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人都说自己家乡不错，至少有几样菜是好的。你说吃花菜处，他说吃庄菜处，究竟原因，主吃和客人的传统、习惯、经历、文化水平等，都有关系。

人们所说，苏州菜有三大特点：细腻、新鲜、品种随季节令的变化而改变，这三大特点便是由苏州的天地人决定的。苏州人的性格温和、细腻，所以他的菜也就细腻，淡淡中香甜，没有强烈的刺激。听说苏州菜中有一只炒绿豆芽，是把绿豆放在绿豆芽里，其细腻的程度简直可以比苏州的刺绣媲美。苏州是鱼米之乡，地处水网与湖泊的中间，过去，在园家的水轮头上可以捞鱼摸虾，不新鲜的鱼虾是无人问津的。从前，苏州市有两大蔬菜基地，南园和北园，这两个园都在城隍庙的里面。菜农黎明起来，天还没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二〇〇五年,我们在此基础上选出十六种,作为“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第一辑出版。此次又选出十种,作为第二辑出版。

本丛书每册二十万字,另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7年1月

目 录

林间路	1
道山亭畔忆旧事	6
苏州人到广州来	12
煎熬中的起飞	22
乡曲儒生	26
得壶记趣	31
壶中日月	36
绿色的梦	43
花开花落	47
清高与名利	50
脚步声	53
秋钓江南	56
身上冷,腹中饥.....	60
夜不闭户	63
上山的和下山的	66
吸烟与时髦	70
故乡情	74
得到的和失去的	79
茶缘	82
做鬼亦陶然	86
深巷又闻卖米声	89

生命的留痕	92
写写文章的人	95
难忘的靖江夹港	99
人走与茶凉	107
知趣、识趣、有趣	110
酒仙汪曾祺	113
哭方之	117
王愿坚的愿望	119
老叶,你慢慢地走啊!	122
又送高晓声	125
梦中的天地	130
上黄山	137
写在《美食家》之后	141
姑苏菜艺	143
吃喝之外	148
屋后的酒店	152
深巷里的琵琶声	155
门前的茶馆	158
吃空气	161
江南厨王	164
青菜与鸡	166
人之于味	169
你吃过了吗?	173
吃喝之道	177
被女性化的苏州人	182
文化沧浪宜居	186

为读者想	188
奇特的问候	197
《小巷深处》的回忆	200
共同的财富	204
微弱的光	207
快乐的死亡	214
无声的歌	216
随笔之笔	219
与友人谈快乐	221
文学小道上的今昔	223
寒山一得	226
文学史也者	229
文以载人	232
安居	235
静观自得	239
有用与有趣	241
作家、坐家	245
曲终不见人	248
奢谈读书	251
姑苏之恋	255

林间路

我熟悉一条林间的路，经常在这条小道上走来走去。这小道蜿蜒曲折，高低崎岖，它从大路旁一个很不显眼、灌木丛生的地方岔向深山里去。它几乎不能称之为路，只是大路旁的灌木丛偶然出现了一个豁口，从豁口间向前看，荒草有些歪倒，依稀有一条白线延伸而去。有人告诉我，你可以从这里走，也只能从这里走。

实在不好走啊！四下里都是树。树，我也曾见过，大路旁冲天的白杨，小河边婀娜的垂柳，公园里的林阴道更是有不少的情趣。可这里的树只受自然的安排，不听任何人的选择和摆布。松、杉、洋槐、酸枣、乌桕，什么都有，而且杂乱交错，没有次序。高的参天遮日，矮的却缠绕着脚踝。脚下除掉荆棘以外，还有巨石累累。那些巨石有的突兀在山巅，有的凌驾于溪流……

不错，我也曾见过一种小路，它依山傍水，怪石巍峨，两旁古木参天，流泉潺潺而过；山上冲刷下来的沙砾被岸边的茅草挡住，自然而然地铺出一条平展展的砂路。在这种路上无须疾走，可以漫步，实在比走柏油马路有更多的享受。可惜我长期走过的林间道并非是这样的路，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探胜访幽，多是为了买米、买盐、办事、访友。或是眼看天色不好，赶紧回家，以免又为风雪所阻。

我开始走这条路时非常吃力，非常难受，因为若干年来我走惯了大路，前面有人带领，身边有许多伙伴，他们会呼唤，会关

顾。疲乏得立在路上打盹时,后面也会有人轻轻地推一下:“走呀,同志!”所以我走路时习惯于昂首看着天边的彩霞,嘴里哼着轻快的歌。那时候我总以为人在认定了一条路之后,剩下的只有一个动作:走!忍耐着饥渴疲劳,不受路旁的花草引诱,一步步地走下去总能到头。自从踏上了这条林间的小道,再也不能昂首看着天边的彩霞了,因为天只是在枝叶间露出的不规则的线条、三角和圆圈。再也不能哼着轻快的歌了,要赶快低下头来观察哪里有前人走过的脚步;留神着哪里有石头绊脚,哪里有荆棘要把衣服和皮肉扯破;哪里阴湿苔滑,滚下去会跌得头破血流;哪里只能绕着走,为了进一步便得退两步。走一程还得停下来看看,有没有因为七拐八弯而把方向弄错。你不仅要注意脚下,还得估摸着天气的变化。在林间遇雨实在是件苦事,开始时容易上当,会以为那些枝叶像雨伞似的为你把雨水遮挡,会以为那些密集的雨点根本打不到你的身上。其实,这仅仅是雨点聚集的过程,等到枝叶承受不了时候,所有的积水便像瓢泼似的浇得你晕头转向!林间没有人家,到哪里去躲啊!

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有过埋怨:为什么不在林间修一条比较好走的路?后来才想到这条路上的行人是那么稀少,大路之所以为大,因为在它上面走的人多,如果每个人所到之处都修筑一条驷马齐驱的大道,禾苗与林木就无生长之处,人畜都没有办法活下去。小路既然因客观的需要而存在,那么,别人能走,你也得走,每个人都不是天之骄子!走大路便唱歌,走小路就埋怨,那也算不了什么。

说来也很可笑,我在林间的小道上走过几次之后,似乎有所领悟:原来走路除掉用脚之外,还得用头脑来思考,来琢磨。以前跟着别人去办事访友,或者是寻找住宿时,脚在移动,脑子里尽是些亲友相见之欢,或者是苦尽甘来的幻想。至于在哪里拐弯,在哪时过桥,进哪条巷子等等,从不注意。只是不时地向领

路人发出询问：到了没有？没有到，下劲走；快到了，嘘口气。如果第二次需要自己单独去寻找旧地，完了，只记得那大门是什么样子，房间里有点什么陈设，至于怎么去寻找这扇大门却已茫然。

一旦踏上了林间的小道，你什么依赖都没有了。虽然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你和古人和来者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只好靠你自己去摸索、判断、分辨；向前人的足迹去求教，为来者留下一点信息。再也不能埋头赶路了，因为你首先得查看一下路在哪里？得站在高处四下里打量：有了，那里的荒草有些败倒，有一条依稀可辨的白线，肯定是前人留下的足迹。这白线如果与你要去的方向相同，顺着它向前走，大体上都能走得通，走到头。但也不能粗心大意，因为山羊到溪边来饮水，也会把荒草踏出一条白线。我有一次误入这条白线，结果却走上了悬崖峭壁。退回来仔细地观察、思考，明白了，原来人踏断的荒草都是齐根断，山羊踏败了的荒草除掉弄断少许几根之外，大部分是绊倒了茎叶，所以对白线也得加以区别。逢到拐弯处或岔路口时，还得记住几块形状特异的石头。不妨把它们想象成狮虎羊马，或者是抽烟的老头，这样可以加深点印象，添一点情趣。记着从羊石向右转，或者是从虎石的屁股后面擦过去。这一来，巨石虽然挡路，却也能成为指路的标记。

我也曾在林间的小道上遇过雨，有时候是细雨蒙蒙，有时候是大雨滂沱。后来虽然注意天气预报，并且背熟了许多有关气象的谚语，什么“日没胭脂红，无雨即有风；日出胭脂红，有雨不到中”等等。虽然有点用处，但也不太准确，局部的气候是很难掌握的，山这边下雨山那边晴也是常有的事情。何况有时候明知道要下雨，或者已经在下了，为了某种不得已的原因，也只能怏怏上路，准备淋它一身湿透。如果你准备淋雨，那情况就不同了，就不会心慌，不存幻想，不去胡乱地奔跑。不紧不慢地一路

行来,倒反而可以窥见许多平日难见的景象。可以看见杂鸟的窝巢,狡兔的洞穴,它们在慌忙避雨的时候,就会把那隐蔽的住所暴露在你的面前。还可以发现山泉是从何而来,在哪里会合,又从哪里奔泻而去。这种来龙去脉在大雨滂沱的时候看得最清楚,从而使你估摸得出那溪流在平日里的深浅,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涉水而过。

在山林间走小道,既要费脑筋,又得花大力气,如此说来岂不是一件十分苦恼的事体?是的,比起走大路来是有苦恼的一面,特别是开头的时候,这苦恼还很强烈。等到时间长了,情况熟了,记路认路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这苦恼的一面便会慢慢地淡泊下去,慢慢地发现林间的空气是如此的清新,还有各种美妙的声音:树叶沙沙,流泉哗哗,鸟雀飞鸣,草虫唧唧,蛙声三声两声。这在清晨是一首晨曲,在月夜是低诉的竖琴。如果你熟悉一百首歌曲,便会有上百个主旋律在林间奏鸣,你随便挑哪个都行。这种演奏十分随便,如果你愿听的话,它可以没完没了地演下去;如果你不愿听的话,立刻满林空寂,只剩下你的脚步和轻微的喘息。大路虽然平坦,但它宜于驰车,不宜于步行,因为它单调。白杨,白杨,前面还是白杨。春夏都是绿色,秋冬一片枯黄,跑了半天好像没有移动多少,从而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产生一种并非体力上而是感觉上疲劳。山林间的道路虽然崎岖,可你走起来总觉得成绩十分显著,一会儿翻过了山坡,一会儿又越过了溪流。杜鹃花开罢了以后,桃李又在那里献媚;冬天里什么花也看不见,可那乌桕的脸却涨得鲜红,像火在那里燃烧,像彩霞浮在山腰。于是,眼看着山腰上的彩霞,嘴里又哼起了愉快的歌,这歌声虽然和从前一样,可是经过林木的共鸣与转折,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音响效果。

走林间崎岖的小路虽然有许多妙处,但是人们都不愿意走,我也不愿意走。当我想起为了买一斤盐便得走一整天时,心里

就有些犯愁。因为人的功率都体现于速度和效果。走路不是目的,目的是征服距离之后去办成一件什么事。如果有高速公路或登山缆车的话,我还是愿意乘坐,它毕竟能节省时间,增加办事的效率。但我也不再埋怨那林间崎岖的小路,它实在教会了我许多。如今再串街走巷,横阡竖陌地去寻亲访友,只消走过一次,第二次决不会茫然无知,至少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差。

1980年1月

道山亭畔忆旧事

有机会参加了母校七十五周年的校庆，在道山亭畔走了几个来回。这道山亭已经面目全非了，可我对母校的记忆还停留在三十五年之前。

那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我从泰兴来苏州求学。苏州的学校很多，苏高中是首屈一指，全国有名的，报考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地板上都睡得满满的，平均要四五十人中才能录取一个。我在初中学习得并不太好，特别是数学差劲，常在四十分上下浮动。再加上初到苏州这个天堂，早被虎丘、灵岩弄得神魂颠倒，根本谈不上什么临时抱佛脚的复习了，只是硬着头皮到苏高中去碰碰运气。

那时候的苏高中刚从宜兴复校来苏州，三元坊的校址被国民党的伤兵占据着，初中部和高中部都挤在公园路的草桥头。我跑到草桥三场考罢，心就凉了半截，出了考场和别人对对题目，听起来别人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待到发榜之日，心里也不存什么希望，只不过跑到学校里去“张张”。这一张喜出望外，我的大名赫然在焉！而且不是备取，不是“扛榜”，大约总在开头的二三十名之内。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考取的？想来想去可能是一篇作文帮了忙。作文的题目我记不清了，好像是一篇什么记游的文章。我读过几年私塾，又在姑苏游了这么一番，于是便用半文不白的句子，仿照《滕王阁序》的格局大加发挥。不知道被哪位阅卷的老师看中了，给的分数大概是很可观的。我

的这种猜测也有点根据,入学以后我被编在丙班,那时共有甲乙丙丁戊五个班级,戊班是女生,甲乙班虽然不叫尖子班,但都是数理化比较好的,他们的课程都得比我们多,比我们快,但是我们也并没有被遗弃的感觉,教和学还是很认真的。我们对一句格言的印象很深,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为了避免将来恨少,不如现在多学点。许多有声望的老师,他们上课并不按照课本教,都有自编的一套讲义,很多人到处去搜集这种讲义来学,好像掌握了什么秘密武器似的。

苏高中是个有名的“死读书”的学校,有一种尊重知识的风气。如果有一个人打扮得漂亮,家中富有,外面有势而成绩不好的话,那就没有多少人瞧得起。如果一个人头发很长(不是故意蓄长发而标新立异实在是出于生活的马虎),经常是蓝布衫一件,但是考起来总是名列前茅,自然就会受到别人的尊敬、羡慕,被大家推举为级长什么的。我在抗日战争的动乱中读完了小学和初中,读得很马虎,所以一进苏高中便觉得特别紧张。再加上不懂苏州话,第一堂课下来听不懂老师讲了些什么东西。教英文的老师不讲中国话,倒反而能听懂那么一点。我本来的习惯是起身钟不敲第二遍不起床,穿衣、叠被、洗脸、奔饭堂等等,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以极精确的计算和最高的速度进行的。一进苏高中可不行了,天不亮就有人起床,打了起身钟宿舍里就没有几个人(也有几个睡懒觉的),人都到操场上,到学校的各个角落里去了,在那里背课文、背英文生词。吃早饭之前都得背它几十个,晚上下了夜自修以后,走廊的路灯下还有人徘徊。那时候百分之八十都是寄宿生,走读的不多。平时出校门都得请假,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的白天才得自由。每个宿舍都有个室长,还有一个专职的舍监老师,专管点名、整洁、纠纷等事务。苏高中的校规很严,都有明文规定。犯了什么便得记小过一次,犯了什么便得记大过一次;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犯两次大过便得开